

南方周末二十五年文丛

在这里，读懂中国

中国草根原生态

ZHONGGUO
CAOGEN YUANSHENGTAI

《南方周末》编



南方日报出版社

NANFANG DAILY PRESS

南方周末二十五年文影
在这里，读懂中国

中国草根原生态

《南方周末》编



南方日报出版社
NANFANG DAIL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中国草根原生态 /《南方周末》编. — 广州: 南方日报出版社,
2011.9

ISBN 978-7-5491-0250-1

I . ①中… II . ①南… III . ①边缘群体—研究—中国
IV . ① D63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87955 号

中国草根原生态

《南方周末》编

出版发行: 南方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

电 话: 020-83000502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2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19.5

字 数: 300 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5.80 元

《南方周末》二十五年文丛 编辑委员会

总策划

王更辉 黄 灿

主 编

向 熹

编辑委员会成员

王更辉	黄 灿	向 熹	陈明洋
毛 哲	伍小峰	向 阳	郭光东
邓 科	朱 强	吴志泉	张 英

执行主编

张 英

不死的理想随书页飞扬

■ 向 熹

“有可以不说的真话，决不说假话。”岭南老报人的一句话，被一张报纸拿来实践了 25 年。

话没有什么稀奇，类似的话，康德早说过；意思没有什么稀奇，蒙学阶段就在灌输；修辞没有什么稀奇，比起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、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显得朴素。

然而，以之为圭臬，却成就了一张报纸的气象。

有人说，是特殊的时代成就了说真话的《南方周末》，此话可能只说对了一半。《南方周末》确要感谢这个奇迹般的时代提供的丰富机会。从民国时期的“厚黑学”到当代的“潜规则”，学者都在阐述对历史的理解，说真话需要足够的勇气。今天，更显真话的珍贵。

真正成就《南方周末》的是一份朴素的信念：相信未来，并着手创造未来；珍视真善美，并着手护持真善美。

真正成就《南方周末》的是一种咄咄的坚持：扎根中国，深入人民；放眼世界，纯粹新闻。

这是理想主义者的执著。其中并没有多少创造，这样的理想主义，不过是中国千年不易的知识分子情怀与操守；这样的理想主义，不过是启蒙时代以来，人类的优秀分子共同的价值与行为取向。

但就是秉承这样的理想，使《南方周末》从“服务改革、激浊扬清”到“让无力者有力，让悲观者前行”，从“深入成就深度”、“记录时代进程”到“在这里，读懂中国”，25年一路走来，几代报人，薪火相传。成功时有泪水，风雨中常微笑。

由此，在《南方周末》创刊25周年时，我们出版这套丛书，并不是觉得《南方周末》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，并不是《南方周末》有树碑立传的需要。我们只是想通过结集的形式，持续地告诉爱她或恨她的人们，如她那样坚持，在任何时代，都能有这样的成绩；持续地告诉爱她或恨她的人们，不要怀疑历史终将进步，赤诚的新闻人只需着力于本分。

这套丛书里有《南方周末》已刊篇章的选集，有《南方周末》新闻业务经验的总结。所有这些，不过是一些报人工作的累积，但因它们的诚实而显得有价值，因它们记录了一个奇迹般的时代而显得有价值，因它们背后对家国责任的担当而显得有价值。

当然，就爱报纸如生命的我们而言，以书的形式留存篇章，也是不希望这些作品速朽，但从不冀望它们如在《南方周末》上刊登时引起的轰动。于我们，翻阅这套丛书，可以小小陶醉一下：没有辜负时间的厚爱，生于这个年代，并忠实地做了一名记录者。

如你不弃，翻开它们，墨香氤氲中或能感觉到我们的存在，但不会强烈，如一首诗“浑然不觉的黄色花/从很深的日月里开放了/……我把什么留在这里/除了步履/就是微笑/在苍茫的风中/闪烁不息”。

只有不死的理想随书页飞扬……

2009年12月1日于穗—京航班上

带有温度的文字

■ 李红平

转眼十年了。在 2000 年的秋天，当我第一次来到南方周末编辑部时，最大的震撼，是法治与调查版编辑方三文的桌子，准确地说是桌边。一排主要由特快专递构成的信件，从地板上一一直往上堆，几乎要超过了桌上电脑的高度而摇摇欲坠。据方三文说，这还是每隔一两个月清理一次的结果。

信件来自南方周末遍布全国各地的读者。他们，或者遭受了罕见的司法不公，或者因医疗事故而倾家荡产，或者自家房屋被野蛮拆迁、土地被粗暴掠夺，或者因矿难火灾得不到合理赔偿而不断上访……来信往往夹杂着厚厚的一叠材料，我印象中最常见的是两类材料：一类是起诉书、判决书、医疗鉴定报告等文书文件；另一类，则是盖着密密麻麻多达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手印的证明材料，初看触目惊心，后来看多了，不由也变得麻木。

他们，被称为这个社会的底层。

他们的来信，大多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。比如 2000 年前后的来信，大多集中于司法腐败、冤案、冤狱，而 2003 年之后的来信，则多为野蛮征地拆迁

与医疗事故。而且呈现一个明显的规律，一旦《南方周末》对某类事件进行了报道，与此类似的来信和材料就会明显增多。尽管从媒体的角度来看正相反：求新求奇的媒体属性决定了某类事件报道后，在相当长时间内，一般都不会碰同类题材。所以，带给编辑部的，往往只能是一声叹息。

长期阅读和分析这些来信，无疑是一件痛苦的事情。苦难太多了，以至于只有苦难的量级不断提升，才能重新刺激到编辑们的神经。所以，真正能被采用的读者来信，注定是少之又少。大多数来信，只能在堆积一段时间后，被默默清理到空间更大的资料室，最后可能由于空间限制而不知去向。而且，像方三文和我这类编辑，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来来往往早已换了多少轮了，唯有接热线电话的新闻部行政助理唐敏一待十年，在那里接一个又一个查询来信结果的电话，一遍遍地向他们解释，而且永远是那么有耐心。

当然，总会有一些来信引起了编辑们的关注，尤其是在互联网方兴未艾的21世纪头几年。于是，这些来信便被编辑们交到了记者手里。本书中的不少篇目，应该都由此而生。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，南方周末记者有一个共同的脸谱：大多出生于县城（含县城）以下的区域，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，渴望凭自己微薄的力量来改变这个社会。换言之，他们大多相当接近底层，甚至于本身就是底层。我一度以为这是中国特色，后来读写《纽约时报》的一本书才知道其他地方大体也差不多。新闻业从总体来讲，还是需要有一丝愤激的一个行业，确实不适合出身高贵者或者说他们也不屑于从事这样的行业。

正是因为由这些接近底层的人来写底层的人和事，所以他们的文字往往才能更带着理解与同情，带着温度。因为他们其实是在写自己身边的父老乡亲、兄弟姐妹。所以，时隔多年以后重读，相信你依然还会涌起一丝的触动和感慨。在这样一个阶层分化、利益至上的时代，还是得有人为这些底层人的生存现状、为他们的苦痛与权利鼓与呼。在一个制度尚未健全、权利尚未获充分保障的社会，从某种程度上说，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弱势群体，成为底层人。所以，表面上是在为他们鼓与呼，其实是在为你自己，为你可能的明天。

于2009年冬

总序：不死的理想随书页飞扬	向 熹	1
序：带有温度的文字	李红平	1

第 壹 辑 城市的背影

29 个农民的一次生死之旅	余刘文	2
受辱救助站之后	赵 凌	8
被蹂躏者李红霞的短暂人生	陈 红 苏 岭	16
孙武胜的一天和十年		
——从被欠薪的包工头到依法维权的“讨薪客”	何海宁	23
民工第二代的尴尬城市生活	师 欣	31
现代三毛回家记	关 军	38
流浪苦少年，犯罪后备军？	傅剑锋	48
黑煤窑下的利益黑洞	李 梁	57
寻访让总理落泪的铜川矿难遗孀	苏永通	64
少年血泪铺就“黑工之路”	朱红军	70

第 貳 辑 特殊的群体

“我有艾滋但我要结婚”

- 走近一对特殊恋人……………宋 田 80
- 一个乙肝村的现实与期待……………江 华 87
- 肺结核恐惧下的乡村……………成 功 95
- 艾滋孤儿成长裂变
- 30名艾滋孤儿生存心理实录……………沈 颖 103
- “我是艾滋我怕谁”，擦鞋匠怒杀敲诈者……………朝格图 114
- 被拐女为什么不回家……………长 平 方三文 120
- 来自女子监狱的故事……………刘天时 128
- 发廊女生前日记忆平生 欢颜后沧桑身世发人思……………傅剑锋 134
- 广场黑玫瑰的险恶人生……………成 希 141

第 叁 辑 裸露的乡村

- 朱镕基流泪后的宁边村……………尹鸿伟 150
- 一位组织部长眼中的农村现实：我们要向农民道歉……………邓 科 156
- 我该退耕 还是复耕……………张 立 165
- 被自杀困扰的村庄……………师 欣 176
- 想站起来的“乞丐村”……………关 军 186
- 新暴风骤雨：28000元与一个村庄的人心变迁……………何海宁 198
- 两个买媳妇的男人……………迟宇宙 210
- 贵州牌坊村：282条光棍的心灵史……………何海宁 216

第 肆 辑 苦涩的课堂

- 一所慈善学校的苦涩试验……………翟明磊 228
- 寻找乡村教师马骅……………易 颖 238
- 13年，一人撑起一所学校……………李 梁 248

乡村女教师卖身供弟上学·····	傅剑锋	254
最后的代课老师·····	张悦	262
悬崖小学的幸福和烦恼·····	何海宁	270

第 伍 辑 教育的重轭

考上大学与一位父亲之死·····	陈海	276
毕业仍陷学债泥潭 就业犹如镜花水月·····	沈颖	283
大学生为何频现救助站·····	潘晓凌 郑焰	291

第●辑 城市的背影

中国草根原生态

29 个农民的一次生死之旅

■ 余刘文

江西省婺源县的 29 位农民，为一次组织不成功的劳务输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这只是类似事件中一个极端的例子。

外出务工，已成为农民改善生活、增加现金收入、摆脱贫困最主要的途径之一，但是，文化程度低，对外部世界缺乏了解，城乡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，使得外出打工之路显得艰险异常。为找工作四处碰壁，几乎是每个打工者都有的经历；上当受骗、花尽盘缠、流落异乡街头，也不是什么稀罕事。

谁来帮助他们

2000 年 6 月 14 日。

江西省婺源县湓溪乡东山村。

一份在村里少数人手中秘密传阅的去海南造林的招工表，突然激起了 30 岁的程德富远行的欲望。这是有理由的。程德富说：“我 9 年没出过远门了，这是最难得的一个机会。招工表上说，月工资最低 800 元，最高 1500 元，我是奔着这 1500 元去的。而且，招工表上还有我们这里老县委书记的名字。”

6 月 16 日，程德富和其他 28 位乡亲出发了。

但是，6 月 27 日，他们又集体返回了家乡，而且，其中的 27 人已经染上

了疟疾，在以后的治疗过程中，他们中的 6 人做了脾切除术，1 人死亡。

此外，还有 5 个同样被招去海南造林的婺源民工，因感染疟疾，死在了返乡途中。

梦魇一样的打工之旅彻底地改变了他们的命运。20 来个“捡回一条命”的民工至今躺在医院里。

家乡，卖了猪仔上路

以下是当初被秘密传阅的招工表的主要内容：

兹因印度尼西亚金光财团正在海南省大面积营造纸浆林基地，欲招 100 名造林人员，故通告如下：

一、招工对象：从事过林业生产的 18 至 55 岁身体健康的男女劳动力；

二、待遇：包饭，计件报酬，一般劳力平均每月可达 800 元人民币以上，最高的月工资可达 1500 元以上；

三、地点：海南省三亚、乐东、东方等地；

四、自带：蚊帐、毯、单衣、水壶、镰刀、锄头、斧头、大刀锯、路费 300 元。

招工表上盖有上饶地区对外经济协作办的公章。

程德富告诉记者，他就是在同村的程桂旺家里看到这份招工表才打定主意去海南的。

程德富告诉记者，他一家 4 口，老婆、孩子、母亲，种了 3 亩 1 分地，收入不多，基本够吃而已。结婚 9 年了，他筹备婚事欠下的 5000 元债还没有还清。“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不出去打工不行了，光守着几亩田，明年儿子读书都会成问题。”

几乎用不着和妻子商量，39 岁的程中绪（高中毕业）在得到消息的当天，就将家里唯一的一头猪卖了 50 元，第二天就匆匆忙忙上路了。“那天我一看到招工表，心里就踏实了，赶快把猪卖了，生怕赶不上这个机会。我猪也贱卖了，

你总不能不让我去吧。第二天，我们村5个人，按照程桂旺的交待，在家里准备好家伙、行李，等车来接。”谈到打工过程，他说，“这11天就像是恐怖电影一样。”

6月16日下午，一辆小货车沿路从澈溪乡的菩蕾圩、安口、圳下、湖村、东山以及梅林乡的王林村陆续“捡人”，满满当当地装了29个人朝县城赶。程桂旺（初中文化，42岁）说：“到了县里，要换大车，因为带路的人我们都不认识，大家有点不放心，我代表他们去找来以前县政府招待所老所长，当面用他的手机给老县委书记打了个电话，老县委书记在电话里说，‘去海南干活是辛苦的，如果吃得了苦就去，吃不了苦就不要去’，他还说，‘去晚了以后就不要人了，在那里的工资是有保障的’，他还是地区协作办的老领导。打完电话，大家就上了去南昌的汽车。”

6月17日早晨到达南昌。一到南昌，每人就交了35元钱车费，接着换乘另一辆长途卧铺车，直开海南。6月20日下午，抵达目的地——海南省东方市某山区工地。

程桂旺说：“一到那里，又要我们每人交200元车费，大家都有点意外，钱一交都没几个钱了，很紧张。但没有办法，出来了就只好听别人的。我们到的时候，工地的样子实在令人失望，锅灶、住房什么都没有，当时正下暴雨，我们搭棚子用的油布，也是那个接待我们的姓俞的人临时下山去买的，老板原来根本就不准备给我们房子住的，大家的心一下子就冷下来了。”

程桂旺等人到达工地后第三天开始开山造林。江春保（39岁，小学文化）告诉记者：“接待我们的那个姓俞的人当时指着一片林子对我们说，‘你们今天把这片林子砍掉’，但当我问他砍一亩多少钱时，他就很不耐烦地说，‘不知道，谁带你来的去找谁’。这样的事我们还能做吗？我当时就晓得上当了，但不做不行，回去的钱不够了，我就剩下几块钱。我们当天砍了一天的树，大概砍了10来亩，晚上回来自己烧白饭吃，没有菜，点煤油灯，看到这么恶劣的环境大家都很难受，想打个电话回家但找不到电话。”

程桂旺说：“第四天看不到管理人员，姓俞的也没露面，大家觉得没什么希望，所以开始离开那里，走时也不见有人管，因为是凌晨1点多钟出发的。我们一直走到天亮才走到公路上，在江边乡拦了一辆班车坐到八所，再从八所

转车到了海口，从海口坐船到了海安，已经到了夜晚，大家弹尽粮绝，都睡在路边。这一天，大家只吃了一块钱的香蕉充饥。”

程中绪说：“大家把钱聚起来给程桂旺买了一张到广州的车票，让他去广州找他兄弟借钱救我们回家。我们在海安等他，天天盼他就像等娘一样，还好他回来了，借到了3000块钱，我们二十几个人都回来了。”

6月27日，29个农民终于回到了家乡，等待他们的是即将发作的另一头怪物——“莫名其妙的高烧病”。

回到家乡，“莫名其妙的高烧病”

如果说，这些返乡的农民对那11天的海南之行还有点讲谈的兴味的話，那么对接下来的与病魔搏斗的1个月则只有劫后余生的怆然和沉寂了。这些年轻力壮的农民很不愿意在乡亲面前讲自己的病。

程桂旺说：“我回家第4天开始发高烧，请赤脚医生看了3天，打吊针，用了260多元，但一点效果都没有，烧一点没有退，反而越烧越厉害，后来转到县中医院，不仅打吊针，还用冰降温，治疗4天也不管用，又转到县人民医院，第二天就做了手术，切除了脾脏。住了整整1个月医院，花了1.4万多元。”

10月19日，记者到婺源县人民医院找有关负责人了解到，县医院先后收治了35名这样的病人，其中6个做了脾切除术，当中死亡1个。“这些农民当时病情很严重，主要是拖的时间太长，造成贫血和多脏器的损害，甚至导致休克。”该负责人说，这种“莫名其妙的高烧病”是疟疾。

据县防疫站防疫科的医生介绍，疟疾是比较容易预防的，他说：“这些民工到海南时，当地人给了他们一种预防药，而这些人都是以为是迷魂药，吃了以后就回不了家了，非得在当地干几年活才能回去，所以他们把发的预防药都抛掉了。”

介绍人，“每亩地能多给我两块钱”

一条错误的招工信息误导了29个农民，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，使他们清贫的生活雪上加霜，有的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然而，这一切似乎没有谁来

负责。东山村一受害人家属私下告诉记者，他们本来是埋怨程桂旺的，是他带来了这个“害死人的消息”，但这种怨恨又被程桂旺中途不失信用借钱解救的行为消除了，“他毕竟也是上当受骗被别人害了，说到底还是怪不得他”。

程桂旺是怎么获得招工信息的呢？

10月17日，程桂旺带记者到安口村找到了程春生，记者见到他的时候，他正在做早饭，没洗脸，形容憔悴，黄瘦，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。他是记者采访的13个农民中唯一要求看采访证件的人。

“这个线索是程玄康（38岁，高中毕业）告诉我的，他说他也是听别人说的。我很想出去打工，工资这么高就更想去。为了证实此事，程玄康到县劳动局问过，劳动局说没有这回事，他就死心了。与此同时，我也跑到隔壁的菩蕾圩村去打听，菩蕾圩的人说有这回事，还叫我去找县医药公司看门的程老头问一问。我因此就到县里找到了程老头，他说确有其事，并拿出这张招工启事给我看，又让我去找住在农民街一个叫方金洪的人，说他是关键人物。程老头给了我这个人的手机号码。我找了两次才找到方金洪，一个50多岁的老头，据说是从福建退休回来的干部。方金洪又讲，到海南去有这么回事，但我一个人去不行，要找30个人组成一个生产队，还给了我两张招工表。方金洪答应我招到了人去海南造林，每亩多算给我两块钱，算是招工费。”

关于老县委书记签字的事，程春生说：“那是方金洪当着我的面加上去的，还写了他的手机号码。我回来忘记了告诉他们这个情况，大家因此就认为是老县委书记亲自签的字。”

受害人家属，付住院费只能卖房子

10月，村里的男劳力每天都下地去收谷子。汪五弟田里的谷子也熟了，但汪五弟没法去收，她一个人无法完成割禾、打谷、扎秆、搬运、担谷的劳动。因为汪五弟的老公王永根死了。10月17日以来，赶上连绵雨天，地里的谷子一粒一粒地剥落，汪五弟坐在门槛上，抹眼泪。她背后是连片古老的徽式民居，白墙黑瓦烘托着东山村这个年轻的新寡。

王永根（39岁，小学文化）从海南回来感到浑身没劲，妻子汪五弟劝他好